

大纪元

曾伯炎：右派，惨受株连的妻儿们

——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之三

更新: 2017-01-22 3:01 PM 标签: 共产党, 反右, 右派

【大纪元2017年01月22日讯】当年反右，灾难祸及右派妻儿，造成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、少幼失怙、亲情撕裂的事，罄竹难书，60年了，积我心上的血泪，难被岁月磨灭。笔之于书，可成长卷。压缩此文，留存于世。

右派被开除，撵出体制了，或劳教、劳改，受劳役之苦，也就日图三餐、夜图一宿，成了死虎，冷藏穷山僻野，相对单纯。任阶级斗争如火如荼，也与死虎少关涉了。

但是，右派的妻儿们，仍在社会中，体制内，不受敌视，却受歧视，不入五类，仍属另类，不受监视，也受内控，尤其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社会，政治生命第一，妻儿们被政治歧视所受压力，是生活加精神的双重重压，历朝皆无，亘古鲜有：那讲亲不亲，阶级分的年月，逼亲人的亲情，要变敌情，不反目成仇，认亲为敌，便成反党同流。这种惨酷地亲情撕裂，便是人性扭曲的熬煎。超越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之磨难了。由此而夫妻龃龉、父子成仇，千古畸态，几成常态。柔弱女子，能不身体与精神皆伤痕累累吗？

因此，打击一个右派，受此打击株连者，还有右派的妻儿，以及父母兄弟姊妹，被奴役的精神创伤，至少是大于右派4倍5倍的打击面了。能遗忘右派妻儿与亲属的苦难吗。我在牢里21年所见，出牢这30多年所闻，心灵上，挂满右派妻儿们的血滴，与亲属的泪痕，翻捡

出故事，应是反右运动灾难的一部分，届此反右运动60周年之际，倾述于此，留作识家作信史，简明概述如下：

1. 糜文伟，他是重庆市检察院打的右派，出身北平朝阳学院抗战时迁北碚的正阳学院，因学法，被市公安局刘明辉选作秘书。刘调任云南省长，他留检察院，在那众多由军队转业公检法来掌刀把子的，当然瞧不上眼糜文伟这臭知识分子，不仅他出身渠县士绅家庭，受歧视，还有大学文化，也遭妒忌，加上他背过民国的六法全书，讲依法办案，与别人按上级指示办事，自然矛盾，反右运动一来，那右派帽子，自然落在他头上。他被劳教，他妻子承受不住这晴天霹雳的压力，怀抱婴儿，跳嘉陵江自杀了。她这种被政治运动浪潮卷去生命的悲剧，在反右之前的那土改、镇反与三反、五反运动，早就是常见现象了。几十年后的2007年，我到彭山去访退休的老糜，80岁了，孑然一身，唯在电脑上寄托日子。

2. 张先痴，湖北黄冈人，少年从军，参加凉山剿匪，实是镇压彝族土改称民主改革引起反抗。结束后，他有文才，转业南充市文联，与军队医院护士结婚，婚后不久。张先痴划右派劳教，其妻丧失工作。领着孩子依附成都婆母度日，艰困中，遇新疆农垦局招工，需文凭，她用张先痴之妹的文凭，工作去了新疆。当年，8000湘女赴新疆，即为王震的新疆建设兵团调的配偶，招张先痴年轻妻子到新疆，也是安排军人婚姻的设计，她被介绍给农垦军人，推辞再三，已婚那难言之隐若说出，一定失去工作。无奈只得屈从。婚后，又为农垦的军人生了儿女。但是，文化革命中，终于暴露她曾是右派妻子，挨的斗受的罪，不言而喻。

20年后，张先痴改正右派平反反革命出狱，回到南充市文联，与当地杨女结婚生子，前妻在疆已居孀，却成了创业成功人士，张先痴再婚生的儿子无法就业，仍到新疆在其前妻企业获得工作。这么曲折的右派悲喜剧，比鲁彦周写的《天云山传奇》更传奇了。张先痴写在他《格拉古轶事》纪实的首章，读来催人泪下。

3. 作家刘盛亚之妻魏德芳，作家杨禾之妻胡大姐，文学评论家游黎之妻曾参明，她们皆知识女性，丈夫打成右派，在峨边沙坪劳教营与长寿湖农场劳改，他们只身承担着稚嫩儿女们的生活与教养，还承受着单位里的白眼、冷眼与毒眼。那种水深火热的煎熬，王宝钏18年寒窑那点苦，哪能相比。

文革中，曾参明还要承受红卫兵揪丈夫绑去游街受辱的压力，她既像母鸡护两个女崽，还效公鸡斗出卖自己丈夫的内贼。而胡大姐在那年月，还承受过作家杨禾3次自杀的惊恐。魏德芳孀居抚3个子女，在阶级斗争烈焰中是多么艰难。四川省作协这三家右派的妻子，曾参明是以刚烈、魏德芳以温婉，胡大姐以冷静等不同生活方式，抗衡著对她们反动分子亲属的压力，熬煎到右派改正，儿女成人且成才。在恢复高考后，清一色地考入大学，在翻译、文学、记者、编辑等职场供职。我在峨边与西南联大出身的作家杨禾劳教受苦，改正归来，又与他儿子牛泊在报社同社。魏德芳的儿子在一省级机关做外文翻译。曾参明两个女都任了编辑。这些右派的妻子，在政治与生活重压下，教养出儿女普遍优秀于那些左派家的子女，是多么大的艰辛与付出呵！尤其刚烈如火，疾恶如仇的曾参明，见我复出归来，待我如本家兄弟。她在《星星诗刊》任编辑，从来稿中发现廖亦武的诗才，关爱地荐入编辑部来做客串编辑，受到老编辑北航、流沙河、陈犀等的辅导。出入她家，爱如已子，小廖从诗歌到历史记实的写作，有曾参明这种母爱与师爱，能不在此一记吗？但我要注明：曾参明是民国的川大中文系毕业，师从的是林山腴、向楚这些传统文化学者，非校园阶级斗争风气培养。

4. 右派张正修妻子韩淑德，是音乐学院民乐系助教，她背着琵琶到劳教营去率要丈夫的勇气，应属古今鲜见的绝唱。

我被劳教后，发现右派们的婚姻，年轻右派，多数离了。正恋爱的，如流沙河与市里女干，黄一龙与清华女生，当他们一入右网，即断了情缘。韩淑德才20岁，助教四川音乐学院，丈夫抓去劳教，她却不变婚约，不嫌丈夫右派，还不怕受同事的冷眼白眼，等到张正修解除劳教，还留队就业，在灌县修路，她像中国四大名剧《琵琶记》中身背琵琶寻丈夫的赵五娘，去寻蔡伯喈，韩淑德也身背琵琶到劳教营去率要丈夫。

因我与韩的丈夫同劳教，韩与我弟曾经同校供职，相交超越半世记，熟悉她这一段可歌可泣身世，值得开今之青年眼界：

那是1961年，全民的大饥饿还在高峰期，韩淑德寻到415劳教支队的工地，见到管劳教的干警，便问：张正修解除劳教了吗？答：解除了！问：为何不放回去与家人团聚？她不绕圈子，单刀直入地与专制机器的爪牙争辩，毫无胆怯与畏葸，听得工棚外那些右派心中暗暗喝采！

与劳教干警争执，没有获得放丈夫回家，韩淑德便住下来，不离开这劳教工地，那些劳教干警，还未遇见过这么理直气壮有胆有识的家属，如此咄咄逼人地来要人，只见到来哀求的、讨好的，甚至与他们配合，帮助专政机器来做劳教劝降工作的，对韩淑德这异类，感到棘手。

韩淑德住下后。右派汪岗是右派中资历最深年又轻颇孚众望的头儿，他是中共地下党，还随大别山二野打入重庆，做过西南局宣传部长张子意秘书，在西南工人日报负责中支持工人民主意愿被右派，他劳教是保留公职，也等待返单位。便来打探韩淑德索夫结果，并极力赞扬韩淑德的胆量。汪见韩带的琵琶，灵机一动说：我们这些右派，吃猪狗之食，更久不闻丝竹之音，你何不给我们开一个独奏会，难解肚腹之饿，也可解精神之饥呵！

韩淑德慨然答允。于是，在劳教支队破烂的工棚里，开起俄罗斯古拉格与纳粹集中营绝不可想像的音乐独奏会，这种在专制刀斧林立的囚者营里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贱民弹奏琵琶，显出的人性之美，压倒专制之恶。我传播出这一古今鲜见的绝奏，传到南京作家吴非耳里，10多年后相见，他还在诉说此事对他的感动。

终于，劳教干警松口，但放她丈夫，必须在乡村公社落户，韩淑德费尽心机，在音院农场所在的新都马家公社，找到办法，安置丈夫，脱离了苦海。丈夫是挂户口于公社，分不到公社口粮，她便节约家中口粮再买黑市粮应付。1962年，我从劳教营借探亲出来，寻找这获自由的门路，在音院农场见到韩淑德夫妇，她还鼓励我挣扎出虎口：出来养一群鹅，也可度日。那时农民用两只鹅，便可换一部自行车或缝纫机。我发现她是既懂自由可贵，也识爱情价更高的女子。

我很惊异韩淑德的人性不被专制压扁变质。我弟告我：她在音院的绰号叫韩莽子呀！

5. 萧青本姓刘，是作家萧红的粉丝，改的此名。她与她丈夫苏定生在反右前，与我在同一幢楼上班，都很熟。她们结婚、生子从日报同调另一家晚报，丈夫在那里打成右派，在机关被监督劳动，我听晚报排字工讲苏定生在排字房改造打杂，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，再加妻子与他虽未离婚，却划清界线，这苏定生当年调查黄香芹事件与眉山地委作过斗争的记者，未熬到右派改正，便夭亡了。

1979年，我改正后，骑车上班，被萧青在街上叫住，问及我回来情况，口里不停地说：好！好！好！每个好字，充满了感情，我想：这感叹声，未必不是在驱除她心中多年的苦！苦！苦！和丈夫去世的憾！憾！憾么？若苏定生没被专政致死，不也同我一样骑车上班了吗？

后来，发现她的女儿刘继红与儿子刘继安，改姓刘，逃避姓苏，是去衔接刘氏革命血缘，用她伯父刘愿庵为共党牺牲，且任过中共地下省委书记的历史，做保护伞来逃避右派狗崽之灾，用心良苦。但是，打不出这大红伞来庇护的右派子女，多少人在那阶级歧视与压迫中，不是体贱便成脑贱了。

右派苏定生早死，机智的妻子萧青支撑儿女挺过艰困年月，她退休没几年，也离世，她一腔心中苦水未吐在文字，我在此记下，只算一索引了。

列举以上几右派妻子们在右祸中的艰难生存，其稚嫩儿女的悲苦，则更令人疾首了：

1963年，我探亲从劳教营出来寻找能挂户口获自由的门路，常在已获自由的右派陈达维家咨讯磋商。这天，他领自己与友人孩子约我同去动物园，在车上，他指著名蓉蓉的小妞告诉我：她是你们山上居乃正的女，我说复旦出身的老居我很熟，便问蓉蓉：知道我认识你爸爸吗？她盯我一眼，还绉著眉头说：我们不兴爸爸！

没想到这阶级斗争的敌我界线，这么早，在一年级儿童就树起了。我被击了一闷棍一般，哑口无言。难接受这阶级感情取代人情人性的残酷，第二天，我跑到商业场小学去看儿子，儿子眨巴着眼睛望着我，我说：是爸爸呀！他脸一红，逼出一句：垂子爸爸，哭着便飞快地跑了。

那时，我正与儿子的妈协议离婚，友人陈达维说，把我家糖票全给你，明日去谈离婚见到儿子，给他买一包点心，就可改变你这爸是洪水猛兽的印象。可是无效，儿子呆呆地望糖果一眼，便埋头不吭声，然后，又一溜烟跑了。

待我右派改正，儿子结婚，他养了儿子，也做了父亲，才向我这老父亲说出这父子之间那险阻的来历。

那是他在幼儿园与同学争玩具，别人骂他反革命的狗崽，同学们一齐围过来，指指戳戳，他羞红著一张脸，感到揪心的委屈。父亲在他两岁离家，模样也记不清了。忍不住摒出一句：我爸有枪！才吓住围攻他的作鸟兽散。

这是儿子恐惧爸爸的来源。还说他在中学早改了母姓，在班上成绩第一，却不让升高中，也是受父亲之牵累。现在，父子之间的隔阂已除，精神创伤未可尽愈。

这些人与人关系，包括亲属亲情的撕裂，影响社会人性与人情扭曲变形变态，与那毛泽东的30年阶级斗争无关吗？他那阶级斗争再移置于市场斗争，闹到今天社会无诚信，政治无伦理，也使市场无伦理，挤入世界WTO已15年，恢复市场已30多年，仍不被世界承认是市场经济社会，人，仍不被统治者当成人，只认作工具，在这由制造转智造进入人工智能的转型中，这种人性与人伦的沉沦，能顺利地进入现代吗？

反右运动60年了，右派已将死尽，反右之灾祸，株连妻子儿女，仍造成右二代、三代精神奴役的创伤未愈合，造成整个民族畸形人性与精神世界，亟待思想解放来复苏。当局还想以强化专制来巩固非法的政治经济特权，任他们妄图建网上长城进行精神封锁，再用反右的以言治罪去封闭思想，恐已无60年那愚民条件，既是自闭也是自杀矣！#

——转自新世纪

责任编辑：高义

推荐 高天韵：反右运动——浸血的世界纪录

Copyright© 2000 - 2016 大纪元.

2017-01-22 3:01 PM